

李非 著 喊个没完



生活荒唐得像个奇迹，让我想没日没夜地想着法子爱你。

给大龄文艺青年的休书

左小祖咒 每个男人都有一颗吃软饭的心，但是他不能。

宁浩 有意思的人写小说也有意思，李非是个有意思的人，《喊个没完》挺有意思，不悲壮，不老实。

王小帅 爱情很多，世界太小。三十岁左右的人，可以看看《喊个没完》，看完歇歇，挺好的。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喊个没完

李非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喊个没完 / 李非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1
ISBN 978-7-208-10011-4

I. ①喊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4067 号

责任编辑 管鹤鹏
装帧设计 鸟 儿
插图摄影 赵 颖
营销编辑 邓 宇



世纪文景

喊个没完
李非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**人民出版社**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125
插 页 2
字 数 134,000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0011-4/I·902
定 价 26.00元

自序 / 少年有的是

这本书是 2009 年秋天开始写的。

写小说是我从小的愿望，但直到三十岁的某个下午，才真正起了个头。我当时住在北京东五环外草场地 199 号的一间民房里，每天坐一个小时车去城里的一家公司上班。从那时起，下班回去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不顺的时候写几百字，顺的时候写几千字。直到 2010 年元旦左右，写完了。我找了一家打印社，把这十来万字印成一本书的样子，装在包里，在回村路上，每隔几分钟，就拿出来看看，有点不相信这是自己干的事。

自序已经矫情，但我还是按捺不住说几句更矫情的励志感言。写过小说的同志们都明白，为书中人物注定命运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。我不能同意“创作是件艰辛的事”这一说法，因为我知道了其间的痛苦和快乐。当我被现实生活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我终于傻逼，明白了反正无门可入，那为啥不去捶打那扇最愿意叩响的门？即使不知道门会不会开，开门的会是天仙还是奥特曼。

这个过程和书中主人公方南的遭遇异曲同工，为了比别人活得不差而出卖自己，是大家都乐此不疲的事情，人人在付出代价。方南出卖感情和身体，我投入的是时间和阶段性自我分裂。方南在卖身途中一路寻回自己，我非常愉快地与他结伴同行。惟一让我不高兴的是，他找到自己的同时，居然还收获了金钱、好酒和美女（太励志了！），而我只能满怀嫉妒，红着眼睛熬夜为他编织美梦，直到梦醒，洗脚睡觉。没错，干这行的都是意淫犯。

说到底，写小说是一件自恋和虚荣的事。奔着真善美而去，都会撞见假恶丑，没关系，这让我更加乐观。

我的结果就是，这本书有幸能让你们看到。掏出银两买书的，愿不辜负你们。

我得谢谢一位长者，认识他，让我意识到没什么比自由更重要，是他的肯定让我决定开始做最想做的事。

谢家人，谢你！谢左小兄，谢浩哥，谢帅爷！

谢小管，他有一句诗：再也没有少年，再也没有少年们面向薄暮时分的郊区穷喊了……

我要说：不，有的。我们永远少年，我们喊个没完。

李非

2011年5月

—

赵小影要带我去一个酒吧。她的几个朋友请客，在那里等我们。

我们坐公交换地铁再坐公交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。四周没人，我们俩穿过一条长长的黑巷子，接着穿过一条更长的黑巷子，看到一个不大的灰砖房子，墙上白色霓虹灯管闪烁，勾出两个字：花生。赵小影说：“是这儿。”

我和赵小影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她说：“别紧张，喝个酒而已。”

赵小影误会我了，我不但没有紧张，反而挺兴奋，好长时间没有喝酒了，事实上我做好了不醉不归的准备，管他跟谁喝，管他在哪儿喝，有不花钱的酒喝就挺好。

一边想着，我跟着赵小影走了进去。这个酒吧的里面跟它的外表一样简单，左边是个吧台，中间一张桌子，腿挨腿也就能坐七八人，一盞

大灯打在桌子中央，围坐的五个人在强光下个个轮廓分明。

两个男的起身向我们走来，上前跟我握手的人我认识，赵小影的大学同学王冠，我们在一起喝大过两次。另外一个我不认识，长得挺端正，一笑起来显得有点冷漠。“这是姚书。”王冠介绍说。

姚书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方南你好，王冠经常说你。”

我说：“估计没什么好话，有空我和你说说他。”

大家笑笑，走到桌旁。我和赵小影冲着另外三个人含笑点头，坐到空出来的两个木头凳子上。

很多人先到，你后来到了，大家逐个地认识你，你也得逐个认识大家，这样的场面我不是很喜欢。但也没有办法，别人的眼光在打量你，我和赵小影只好面带微笑分别和对面的三个人再次点头。好在王冠介绍得干净利落：“刘曼，文艺女青年；黄立，黄姐，这儿的老板；董石头，无业游民。”最后，他伸手介绍我们：“我的同学赵小影，她老公，画家方南。”

都认识了，我有了时间四处看看，这酒吧果然就这一张桌子，房间虽然不大，但像这样的桌子，至少应该还可以再放下五张，但确实就这样空着。屋里好像恍恍惚惚放着点声音，听一两耳朵，搞不清是人声还是纯音乐。

桌子上摆满了洋酒啤酒各类干果水果。杯已经斟满，杯子后面，我看见刘曼、黄立低头说话，两个女人长得都很好看，刘曼不知说到什么表情火热，黄立逆着光，脸露出刀削一样的剪影。

黄立先举起了杯：“欢迎你们来‘花生’。朋友来了有好酒，我认为朋友好，酒就好，我们先走一个。”

我那天晚上的记忆从这里开始慢慢模糊，倒不是因为贪杯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的气氛好像就适合大喝而且必须喝大。

刚开始时候人都不熟，我只能快快喝酒。现场慢慢嘈杂起来，王冠的段子比较多，大家哈哈大笑，话题错综复杂转换迅速，众人频频举杯，我喝得浑身发热。往常这个时候，赵小影就会在旁边以各种方式提醒我打住，可我扭头看了看她，今天好像比我还勇敢，我就更放开了。

群聊了一会儿，开始小组聊。我突然发现我和姚书坐到了一起，杯碰杯脸对脸。

姚书问我：“最近你在画什么？”

我不喜欢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最近什么都没画，可除了画画好像也没干别的。我只好说：“瞎画。你呢，你忙什么？”

姚书说：“我就是到处跑，见客户。”

我说：“那挺好，在北京待着时间一长是挺他妈腻的。你做什么的，都往哪儿跑？”

姚书说：“在北京的时间多，去外地的时间少。还是你们做艺术的好，待在家不用见人，只给自己干，又体面又挣钱，有名有利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他妈的艺术，别跟我提艺术，不骗你，我觉得现在真没什么艺术。出名挣钱的事儿那都是别人的，在我这儿什么都没有。不瞒你说，这两年，都是赵小影养着我。要不是什么都不会，我早就上班去

了。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画得牛逼，有一天肯定能画几张牛逼的画，这都他妈三十了，我现在知道我错了。你要是问我现在的想法，那就是一把火把那些破画烧了，穿着西服和你一样去见客户。住着大房子，除了花钱就是点钱，花腻味点腻味了，开着车出门，拉着老婆满世界游山玩水。”

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和一个两小时前刚认识的人说这么多，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喝大了。

还好姚书很平静，他喝了口酒，说：“那你画画就是为了卖？”

“开始不是。”我也干了一杯，想了想。“开始还真不是，当时还真没把钱当回事，咱不是且年轻着吗？做的事要不奔着心里去，那太对不起自己了，钱先让别人挣去吧，有钱也真没什么了不起。以前倒也不是完全没干过想挣钱的事，王冠知道，我开过公司——还开过饭馆呢。三个朋友合伙，开了一年，钱没落下，一帮朋友全成了胖子。有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谈了谈，第二天就把饭馆关了。大家一起开始减肥，我算成功的。”

“再后来，我就憋着画画了，疯了一样，都不管了。开始靠老婆吃饭还有点别扭，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。你知道吗？有段时间我就嫌赵小影挣得少，一个夏天居然都没给我买一件衣服，我找茬跟她闹。”

说到这儿，我扭头找了找赵小影，她正和刘曼董石头在那儿玩“喊完”呢，就是一人倒一杯酒，一声令下同时举杯，一口气干掉，谁先干完就喊一声“完”，其他干得慢的就再喝一杯。也是个迅速搞大的办法。

我看见赵小影两腮通红，笑意盈盈，突然看见我在看她，咧嘴一笑，两个眼睛都是亮的。

“时间一长突然有点毛了，不是别人受不了，是你受不了你自己。责任啊面子啊什么的一天之内全部涌上来了。凭什么人家赵小影跟着我就得紧紧巴巴倒贴着往我这儿花，衣食住行烟酒糖茶一样不少还得陪你睡觉给你宽心祝你成功。早上起来脸没洗牙没刷，蹲在地上看看自己画那一堆东西，你不知道，真有点崩溃。”我接着说。

“周围有朋友今儿你发达了明儿他发达了，好像昨天还在一起苦着脸喝酒，今天就开着车停在你身边跟你说有时间去我公司看看，靠，我有点着急了。可我抱着脑袋想了两天还是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，我要自己开个公司也不能要我自己。指着这堆画变成现金比上班还不靠谱。愁得我喝一斤白酒醉倒都能半夜三点突然醒来瞪着眼睛想心事。”

说完我干了一杯，平静了一些。

姚书面无表情，慢慢地说：“你要真是这么想的，那倒也不难。你要是也确定这么做的时候，可以找我。”

我接过姚书递过来的名片，光线不好，没有细看。我说：“好，我回头给你打电话。”

这时刘曼端着杯酒拽着凳子蹭了过来，浓烈的香水和着酒味扑到我和姚书中间。

“你们两个大男人聊得还挺起劲。”刘曼脸上两酡红，喝得眼神都散了，努了好几次腰才把屁股放在了凳子上。“甭聊了，要聊天也别跟这儿

啊。我们来‘喊完’。”她说。

“你还行吗妹妹，非喝晕是吗？”姚书笑眯眯看我一眼，问刘曼。

“我一个人把你们俩撂倒信不信？”刘曼拽过我们俩的杯子，咕咚咕咚倒满燕京。

刘曼、姚书和我左手端杯，右手捂着肚子，倒吸一口长气，眼睛互相示意着从一默念到三，杯子里酒开始往嘴里倒，准确地说是直接往胃里倒。我闭着眼睛咕咚咕咚边喝边觉得自己赢定了，还没到底，就听见姚书的声音：“完！”

“靠，行啊！”刘曼一把抹掉嘴边的啤酒沫，看我一眼，说：“咱俩还得一杯。”

我这一大杯还没完全咽下去，手里就又端了一杯。端着杯子晃了晃，琥珀色的酒闪着灯光刺眼，我看见桌子斜对面模模糊糊赵小影正笑着看我，我也笑一下，重新开始把酒往肚子里倒。

这一晚上的记忆到这儿就断了。

二

第二天醒来头疼欲裂，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家里被窝。

身边空着，赵小影上班去了。随手抓过来一本诗集，随便翻开一

页，就看见一首诗的最后一行：我给你我的寂寞、我的黑暗、我心的饥渴；我试图用困惑、危险、失败来打动你。心里一动，愣了半天神。想起来我这过去的三十年，又闭了会儿眼。

天气还不错，太阳照进来，灰尘一颗一颗飘在空气里。我这才想起昨晚的酒吧，怎么想怎么像做了个梦。

起身光着屁股在床边站了十分钟，像是过了十年，十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我的衣服整整齐齐叠在墙边的沙发上，看了十年都不忍心穿。

电话响了，吓了我一跳。赵小影在那边说：“宝贝儿，起来了么？没有不舒服吧？起来出去吃点东西，早上我也起晚了，没顾上给你买早点。”

我低着嗓子说：“没事儿，我自己出去吃点。”

我住的这个村子被称为“艺术区”。要在十年前，如果有个地方叫做艺术区，那就是说这里住着一些画画的和搞摇滚的；现在的艺术区里除了画画的和搞摇滚的什么都有。在以前的艺术区，听到别人叫自己艺术家，高兴得脸红心跳像喝了酒；现在你要是敢酒后叫谁艺术家，搞不好就红着脸跳起来跟你急。

这么多年，我见到过很多人进来，很多人出去，很多人出去又进来。我自己也离开过，后来又回来。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

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记得很多年前，大冬天蜷在铁炉子旁边，一只手戴着手套露在外面，用一杆笔就能让自己高兴得不得了。现

在开着空调对着空白画布，磨蹭半天不知道从哪儿开始。不用喊，我都知道自己完了。

我知道，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情绪越搞越灰。虽然实在想不起来能让我高兴的事，但我还是决定想办法让自己高兴起来，先从吃顿饱饭开始。

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，我每天都会去村口的“艳阳天”，不为别的，我喜欢这个饭馆的名字。我觉得在这里快吃了一百年吃了一万顿老板都换了一百万个了，我还是那盘蛋炒饭。

结账的时候，我看见钱包里有一张名片，拿在手里看了半天，我才想起来姚书这两个字和我的联系。

姚书的名字下面写着：花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。

三

坐在画布前，看着这幅一个多月都没有进展的画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我翻出手机，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。

“哪位？”那边说。

我说：“姚书吧，我是方南。昨晚我们见过。”

“哦，你好啊方南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你昨晚说好像有什么事可以找你来着？”

“哦，你想好了？”姚书说。

靠，怎么叫我想好了没有？我怎么没记得要让我想什么事。

“什么事？我没有想好什么事，我好像记得你找我有什么事。”我说。

“也没什么，昨天你说不想画画了，想做点别的。”姚书笑了。

我说：“哦，是吗，你那儿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？”

“有，这是你的电话？”

“对，我手机。”

“那你等我电话吧，就这几天。”

“对了，你先不要和赵小影说咱俩的事情。”姚书最后说。

好长时间都没有秘密了，真没想到，出去喝了顿酒还有了个秘密。我坐在这里，满脑子使劲想昨天晚上到底和姚书说了些什么。费了老大力也是徒劳，干脆不想了。

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空气流动，呜呜呜的又好像是外面远处高速公路上汽车一辆辆飞驰。打开电脑，新闻里说瘟疫正在这个城市蔓延，蔓延的程度和速度不知道是被夸张还是被隐瞒，有的人打了疫苗反而死掉，满大街口罩。某女戏子和某男戏子在地下停车场昏暗的空气里被偷拍，据说他们正准备一起回家睡觉。网络像显微镜掠过地球，人们像细菌一样蠕动，纤毫毕现。

当然，再仔细也只是表面，即便是众生平等的网络也只能在众生中海底捞针九牛一毛。就像现在，谁又能知道在北京东郊一间屋子里，呜呜呜着高速公路的车流，水龙头没有拧紧，陶瓷盆子滴答滴答，冬天天

后的太阳照进，灰尘跳起来随光飞舞，有一个人坐到内心荒凉，巨孤独。

四

赵小影是个永动机，我认为这台机器由她瘦小身体里面的各个分机拼成，有的提醒时间，有的生产体力，有的管笑，有的管哭，还有的负责给别的机器上油。她可以早上六点起来去上班，工作一天，晚上八点回来，一伙人去喝酒，喝完去唱歌，唱完歌回来洗个澡，不顾我的辛苦左纠右缠非要做爱，各种姿势都不放过，心满意足后睡觉，早上六点半起来接着去上班。

我的生活在几年前和赵小影绑定。自由诗先变成了格律体，后来直接变成章回小说。每一章的题目都帮我起好，我只负责内容。

她不是不欣赏我的职业，只是不欣赏我的非职业态度。她不认为我在家画画和她在公司上班有什么区别，既然都是工作，有规律一点有什么不好。

同时，赵小影从不过问我工作上的事情，就像我不过问她一样。我的画室她是从来不进去的，据她说的不喜欢颜料的的味道。我曾经认真地对她说：“这是你对我的尊重。”

比起我们俩现在这个小房子和小房子里面的生活，我们有过更安静

和更简单的设想。我们想在一片海的边上或者一座山的对面，又或者一个古老的小镇上，有个自己的小房子。不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不用为了钱起床工作。天气冷的时候关上窗户，对坐着喝点小酒暖身子，天气暖和的时候就打开窗户，锁上门，走到外面，走到人群中。除了对方，我们不认识第三个人，活到死。

有次酒后，我和我的朋友说起了这个想法，这位朋友毫不客气当场批评了我的矫情和贪婪。他说你太不了解别人了，你这些想法人人有，你这个一点都不高级。我说那我怎么没看见有几个人这么做呢。他说大家没钱没时间的时候肯定实现不了，等有钱有时间就肯定忘掉，不是忘了想法，就是忘了想一起去实现的人。

五

两天以后的上午，姚书打来了电话。

他说：“我们还在‘花生’见面吧，下午三点。”

我说：“上回去的时候黑天黑地，怎么回来的我都不太清楚，我怕我找不着。又不太好问赵小影。”

“上次是黄立开车把你们送回去的。”姚书说，“这样，我把‘花生’的地点和从你那里到‘花生’的路线发短信给你。到时候见。”

按照姚书的指点，我在三点以前到了地方。白天，这里和那天夜里很不一样。原来这是一片早已被废弃的工厂。据我所知，北京有很多这样的废墟都被改造成了“艺术区”，每天做着旅游生意。

这片苏联风格的厂房还没有被污染，房子简单高大，保持着几十年前的不苟言笑。混凝土墙面，在太阳的背面沉默铁灰，角落还有残雪。黑色电线空中来回穿插，落着几只鸟，看不清是麻雀还是乌鸦。座座厂房大铁门紧闭斑驳，门口枯草摇曳。

“花生”只是其中一座大厂房的一个小配间。

姚书一个人坐在长桌子一端，房子显得尤其地空，只有墙上侧面开着一个窄窄的长方形窗户，白天也得打着灯。姚书的影子拖在背后的白墙上，垂直到水泥地上。

我扯开凳子坐到姚书对面，想起那晚大酒，低着头不想看他。

姚书问我：“今天来点什么？”

我本来不想喝酒了，可一扭头就看见吧台酒柜。我说：“随便来点什么吧。少来点。”

姚书拿来两个大方杯，叮叮当当扔进去几块冰，扭开半瓶芝士，倒了两杯，推给我一个。

“是这样。”姚书和我隔着桌子虚碰了下杯，喝了一口。

“长话短说，我们公司有一个项目。运行了几年时间，效果不错，市场反应比想像的要好很多。现在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人才的短缺。为此，公司高层很着急。那天晚上咱俩聊了以后，我就想，不知你有没有